

林雪

专栏

鸡叫头遍的时候,敬老院那由十来间平房围成的四合院里,除了夜里睡觉的呼噜声,开始有了别的响动。崖头上的青草偶尔被黎明前的风吹动,青草传来低语似的声音,含糊、闪烁,若有若无,但那种声音中有着植物的亲近。老鼠在地里偷吃了一春天的种子,现在开始白天在庄稼地啃青——刚结出的红薯或白薯。夜里,它们口渴,小心地出来找水喝时,肥硕的身子带起些微风,不知把什么搁得不踏实的物什轻轻地扇落到了地上,是一串已经返潮的干辣椒,或者是在头一天晒好的烟叶。那些东西在半空中轻柔地落下,又轻又慢。老鼠早就不见了,而那几样东西却画出弧线,在慢慢飘落。

看不见的奇迹让人醒来。四间正房中,人的声响出现了。有人憋着气使劲咳嗽;有人摸黑卷了一根烟,红火头一闪一灭的。鸡叫二遍的时候,有人趿拉着鞋出来解手,木门门摔得响,门一开一合的当儿,空气中飘来了厨房角落里的炉灶上那口锅中剩下的小白菜汤味……这一天将与以前及以后的许多天相同,这一天充满了现实主义。而睡在厢房的院长姨父被半个世纪以来精确地控制着他的生物钟唤醒,在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看见了卧在房

头、倒完嚼的牛嘴边的泡沫和崖头上的野花;屋里较劲儿似的咳着的是老玄,抽闷烟的是“大侠”,绰号叫“大侠”的人每天戴一顶旧到发白的帽子,慌张张出去的是哑叔。

这一天,哑叔运作着锄头,在满是大太阳的山谷里锄完一条垄的单程时,“大侠”赶着四头牛,从地头的小路上向着沟外走。哑叔远远地看见了。哑叔像没看见。那些我们平日里经历着、感受着或见到的事物,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觉得不踏实的话,只能证明我们之间的默契还不够。我们还不够自信,所以要借助一种形式来安慰自己。我站在姨妈家的大门外,看见哑叔与“大侠”在各自的视线内就那么淡淡地对望了一下,像电影中接头的人,各自走向自己的使命,再一次验证了我的比喻。

在这条山谷中,生长着世界上所有有名字的绿和没有名字的绿。听不见声音,说不出话也没有名字的哑叔,有着和大地最为接近的颜色。哑叔的头发蓬乱,被太阳一照,是棕红色的,酷似一棵他正手锄着的老玉米头上的苍缨儿,也是那种棕,那种红,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一个角度时,红缨儿里的纤维,哪一根被阳光晒个正着,反射出钻一样的光芒。哑

手语嘹亮

裸裸着上身,绿裤子是受捐赠得来的,是一种别致的绿,搭眼看去,玉米地里的哑叔像一棵特大号的玉米。“大侠”在牛后面走过时,哑叔正在歇息。与他干活时发出的蛮力相比,休息时的哑叔,身上透出一种紧张后的松弛。这种松弛,使哑叔看上去老态毕现。一大早,哑叔还在院子里孩子般地追扑一只大黑蝴蝶,现在,哑叔身上透出的老是那种沧桑的老。有的人老了,老在脸上,老胳膊老腿。哑叔的那种老,是老在心里。哑叔实际上还不到60岁,但看起来,像个70多岁的人。

哑叔是痴人。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人住在乡敬老院里,并且,从他住进来起,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所以,哑叔是一直就这么痴来着,还是得了脑血栓之后才开始痴,他不会说,别人也不知道。有人说痴人不操心,但哑叔的额头上全是抬头纹。

绰号“大侠”的人放牛从来都是抱着鞭子。“大侠”抱鞭子的姿势很郑重,鞭鞘朝上,鞭杆儿朝下。“大侠”手里的放牛鞭从来不会朝牛挥动一下,那根鞭子在他的手里,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大侠”长着一张刀条脸,脸色通常很平。当“大侠”与哑叔在地头相遇时,你会惊讶于他们两人的不同。哑叔的惊,是一种经过抛光处理的、闪烁的铜色;“大侠”则是一种吸取的、亚光的白。慢慢地、小心地跟在牛后面,两只眼睛习惯地看着自己的鼻尖儿。乡下的道路安静,老牛又识途,他尽管看自己的鼻子尖儿,看累了,撩起眼皮儿,瞅一眼前面几步远的牛。“大侠”和牛保持着恒距;就是那么几步远。牛走,他也走;牛停下,他也停下。“大侠”一天里放牛

的路线,全随着那几头牛的心情而定;心情一般时,愿意走大路,他跟着走大路;牛想来一次休闲,会沿着山坡小道向着山里走;走累了,几头牛便趴下来休息;它们的目光掠过青草,看着它们抱着鞭子、面无表情、坐在不远处的忠实而沉默的朋友。

我认识哑叔的时候,是敬老院与企业工会联欢后不到一个月。我去看望姨和姨父二老,在离敬老院不出百米的姨家见到了姨,然后和姨一起去敬老院看姨父。

走进敬老院的院子,哑叔迎面跑了出来。姨用手势问他,那个这么高、这么胖的人在哪儿?

哑叔心领神会,带着我们来到院长办公室。进了屋,哑叔要走。姨父指了一下炕边的木凳,要哑叔坐下。哑叔知道自己获准可以陪我这个“客人”了,于是伸出手,向我竖起大拇指:“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我也如法炮制:“你好!”



插画 董昌秋

渤海湾畔

张少恩

仙人岛

传说林林总总——八仙曾于此会聚。八仙在这里登陆,云游北方的山川;八仙从这里出海,去了蓬莱……

这里,水清沙白,阳光与大海相融。白日,磅礴的槐树林高擎浓荫,收获夏日的迷醉;夜晚,宁静的月光下,阵阵涛声留下忘返的脚步。

向往让我奔赴,拥抱大海,亲近辽阔。

所有的草木都留下我的眷恋,所有的小路都留下我的足音。礁石、浪花、飞翔的银鸥……虽然没见到八仙,但我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对这些美丽喜闻乐见,对梦想的未来坚信不疑。

白沙湾

岸树列队,恭候登陆的海风。沸腾的桂花吟唱磅礴的涛声。

白沙湾,以浓郁的真情向人们发出邀请。阳光明媚,沙滩可偎。一切令人欣喜,怅惘遇风瞬间消散。长堤与浪涛兴奋击掌,静谧与鸟鸣相得益彰。

犹爱这里的清晨和黄昏。

清晨,风声透亮,有露珠的晶莹。黄昏,海天辽阔,有落日的辉煌。低语眼前的生活,沉入幸福的花香。

夜深无眠。借着不倦的灯火,我与大海彻夜长谈。

期许美好的未来……

微小说

心结

靳建新

下班后,凌秋喜欢在小区的绿地走走看看。这天,一株绚丽多彩的植物映入眼帘。她惊叹:同一株植物,怎会生出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绿色……娇翠欲滴,五彩斑斓的果实覆盖在植物上,层层叠叠的绿叶衬托着果实下依然怒放的白色小花,在徐徐秋风中,摇曳多姿。

凌秋用手机拍下照片,搜索后知道这植物叫七彩椒,可观赏、可食用、可药用。她把七彩椒的照片用作微信头像,计算机桌面背景,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还放大一张压在了讲台的玻璃板下面。

凌秋喜爱花草,家里也种有七八种植物:兰花、梅花、君子兰、滴水莲、虎尾兰、月季、孔雀竹芋……都长得郁郁葱葱,但凌秋还是总想着院子里的那棵七彩椒,她真想家里也有一盆这样的七彩椒,那才叫锦上添花呢。

教师节前夕,凌秋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下班后,她用奖金宴请几名同事。热闹中,大家都多饮了几杯酒。餐后,同事送她回到小区的大门口。月光下,凌秋来到小区的花池旁,繁星向她眨着眼睛,闪烁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芒,那颗心仪已久的七彩椒,幽静而又艳丽。凌秋默默地欣赏着,感觉七彩椒在向她招手、微笑。她走近七彩椒,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花池里留下零乱脚印。突然,她鬼使神差地拔下七彩椒,连根带土。夜深人静,小区的院子里只有她一人,手里拎着一棵七彩椒,孤零零,醉醺醺。

回到家中,凌秋把七彩椒栽到花盆里。看着花丛中多了一盆七彩椒,心里好是喜悦。第二天早晨,丈夫问:“哪来的七彩椒?”凌秋酒醒了,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情。背过身子喂嘴道:“在……在花市买……买的。”

早晨上班时,凌秋发现小区花池旁多了一个警示牌:“爱护美的绿地,欣赏美的花草,带走美的记忆,留下美的心灵。”这字体,她太熟悉了,是她上高中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写的。李老师与凌秋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她退休后,义务认领了这个花池。凌秋的心跳加快,脸上泛起了丝丝红晕,低着头走过花池。

七彩椒的生命力很强,在凌秋家中的花盆里茁壮生长。初冬,凌秋十分内疚地摘下成熟的果实。第二年春天,她又在阳台上育出新苗。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她把长出四五片嫩叶的七彩椒幼苗送给李老师:“我帮您把它栽上吧!”李老师高兴地说:“你真是及时雨啊,太好了!去年我在花市上买了一棵七彩椒,想让它打些籽

儿,今年好多栽些。不知道是谁,连秧棵都偷走了。”偷走了?凌秋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她不敢抬头看李老师的眼睛,心事重重地和李老师一起栽下新的七彩椒,似乎在弥补自己的过错。

小区的花池里,七彩椒依旧开花结果,依旧闪耀着七彩阳光。但在凌秋眼里,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凌秋也少了往日的欢快和爽朗。她心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连秧棵都偷走了。”她几次想要向李老师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这个心结,在她心中整整系了一年。

有一次,班里一名同学偷藏了别人的教科书。上课时,凌秋问了几次,也没人承认。凌秋说:“同学,你要不承认,会留下心结,打成疙瘩,会影响

心理健康。”沉默了一会儿。凌秋说:“我给同学们讲一个自己的故事。”于是,她把去年偷拔七彩椒的事情公开了,并讲了自己一年来忐忑、内疚的感受。偷藏别人教科书的那名同学,主动认了错。

这天下班,凌秋买了一束康乃馨,和丈夫一起送给了小区的义务园丁——李老师。凌秋对李老师说:“去年那棵七彩椒是我拔走的,对不起,我错了!”说着,向李老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凌秋说:“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认识到了,就好!’”

凌秋与丈夫的目光碰撞到一起。凌秋在丈夫的眼中看到了浓浓的爱意……

七彩椒,依然璀璨夺目!



插画 胡文光

在秋天爱上 一片土地

(外二首)

朱丽娜

夜晚的凉
换来清晨的一滴露珠
树叶给出告别的手势
这个夏天最热的热
丢失在蝉声啞哑的噪音里
中午时分
仍有重温旧梦的暖
火辣辣的日光失去耐心
热烈渐行渐远
留下一个冷静的态度
让秋风接手

我想这是一段好时光
大地抓住阳光
人们抓住自己的喜悦
月光修饰好梦
除此之外
一座长城两条大河
我当作是你
母亲依旧是你

秋天是不动声色的
甚至略带疏离
云消散在一堆活动中
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里
门上鸢尾花的图案在盛开
象征着这份爱的高贵
打开窗户就听到悠扬的歌声
爱在一个秋天被反复晾晒
我是一粒受命于缘的种子
落在这里
我的父母和祖祖辈辈
拥有那么一些树
扛起那么一些历史
任凭树上的鸟儿啼鸣
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于是我选择默默爱你

帆船

水手眼里有一抹蓝
帆上心脏和血管也海蓝
所有的浪花都是队友
帆伸出大手 鼓风而行
大海推出它三角的标签
从后面看
水手的每一根头发都在扯帆
帆认出了勇敢

红树林是绿色的
高光下的叶子泛着油光
像大朵的白花
背光的叶子则油绿
海风一直在呼唤
这是帆船在岸上的悬念
树在生长
帆看到了
踟蹰沙滩的水手
海岸线划出的界限
一半是真实
一半是虚幻

儿子

我精神家园的那只宠物
出生时
弱弱的第一次牵手
软软的触摸
给了我生命的胆
和不惧未来的手杖
面对世界我的嗓音能大声点儿
你解放了你出生前的世界

自从你到来
没有一天停留在我的生命之外
形式上你依赖我
梦里梦外的呢喃
委曲求全的泪水
争取自由度的一次次辩解
学会妥协的低眉顺目
我参与你成长
亦是我们共同的成长
最初托起你的瞬间
是升起一艘飞船的期冀和彷徨
我推动摇篮的手
一刻不停地揉捻你的青涩
如今,且行且远
我已找不到你起落的方向
但我站在你出发的原点
眺望那些脚印和有趣
我还能看见
意气风发的少年

一次次消失在人群的深处
一次次漂亮地转身
你是我的又一双手臂伸向天空
你是我的步履丈量土地
终究你是又一个我在
纷乱的世界里做热情的选择
把悲喜人生传出豁达的笑声
这是一场盛大的戏剧
在空旷的人生里拉开帷幕
你演儿子 我演母亲
亲密无间
分享彼此的喜悦
我们从来不信落日
一直只迎月圆